



清修閣彙卷二

南海張品楨

香廬

文彙

讀史記周本紀

作史一道其難言哉遷誠良史材而以一入之力上追數千年之事其中之疎忽荒誕奚能盡免如周本紀一篇自后稷至文武其世數之紕謬人皆知之若成康以前有尙書可考桓王以後有春秋可考茲不具論惟昭王至平王

清修閣彙

卷二

文

其散見於詩書左傳國語諸書有與史遷相牴牾者亦有史遷足徵信者特標而明之左傳謂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然尙書君牙篇云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於春冰罔命篇云怵惕維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呂刑篇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據此則穆王乃憂勤警畏尙德緩刑之令主豈親見其父南征不返而復蹈其故轍乎故遷於祭公謀父諫伐犬戎則錄之而於祈招之詩則削而不錄誠不爲無見若世所傳穆天子傳恐後儒

因左傳右尹子革之言而附會之耳史稱穆王卽位春秋已五十又五十五年而崩則年踰百歲其子共王嗣統想當在耄老之年乃因密康公不獻女而滅密以情理揆之此則不足信者史謂懿王之時王室衰微詩人作刺今觀小雅正月十月諸篇及大雅民勞板蕩之作序皆謂其起於幽厲之世不知遷所指果屬何詩宣王爲中興之主始勤終怠其誤殺杜伯事或有之而國語謂杜伯射殺王于鄩周春秋所紀亦云然此則怪誕不經夫以臣讐君何以示訓况後世英明之主亦有誤殺無辜之臣未聞有如是之報應者遷不濫爲採入此誠千古特識不愧良史之目矣史載幽王二年三川震伯陽甫曰周將亡矣則老子是時已爲柱下史距孔子之生一百六十四年而戴記及家語俱載有問禮老聃事是老子已二百餘歲矣孔子沒後百有二年當烈王之世又有太史儋者其年代相距太遠不知伯陽與老聃及太史儋者將數人歟抑如風俗通所紀謂黃帝時爲風后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聃在越爲

范蠡在齊爲鳴夷子皮在漢爲東方朔或隱或見變幻無
常前後同是一人歟此又理之不可解者要之代遠年湮
難以一一徵實孟子猶謂於武城取二三策奈何以周家
八百餘年之事欲於史遷所紀而求之耶亦於其理之可
憑者信之其不可憑者則畧之而已

清修閣彙

卷二文

三

歐陽文忠公其不可憑者則畧之而已

八百餘年之事欲於史遷所紀而求之耶亦於其理之可

難以一一徵實孟子猶謂於武城取二三策奈何以周家

八百餘年之事欲於史遷所紀而求之耶亦於其理之可

難以一一徵實孟子猶謂於武城取二三策奈何以周家

讀孔子世家書後

司馬遷作史記列孔子於世家王介甫謂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訾遷自亂其例又謂仲尼之道雖世天下可也豈特世其家其持論似甚正蓋孔子之道春秋戰國時代有傳人不因遷而始尊而遷似不足以窺夫子之道然則何所據而進之於世家不知大成之詣不可以尋常意計測也夫五帝三王皆有恩德及民故分土酬庸闕千餘年而弗替至秦漢以降變爲郡縣不復尊封先聖之裔故皆斬焉弗祀惟夫子之道愈久而愈顯唐宋以來代有尊封至今日而世襲一公爵視五帝三王之後有加隆焉是真能以德世其家者而遷若預有以知之不知遷之幸而中歟抑以五帝三王之德業事功較之而知生民未有之聖天特生之以爲萬世法其將來必有然歟然則介甫之論亦得其一而未睹其全者也嗚呼遷亦特識矣哉

清修閣彙

卷二 文

四

荆軻論

事有奮發乎千百年之前而震驚夫千百年之後雖庸夫俗子皆耳其名而駭之重之而賢者竟有不滿焉噫異矣昔者荆軻刺秦王綱目書燕太子丹使盜刺秦王不克夫以軻爲盜侯朝宗袁簡齋諸人咸指其非似無容贅而論有未暢故復縷陳之軻之入秦也太子丹使之如以盜論當窮主藏之人則宜罪太子丹今書丹仍繫以燕太子明丹之欲爲國雪恥爲此不得已之計非如嚴仲子之僅爲

清修閣彙

卷二文

五

一已洩其私憤也固不得與聶政同論夫秦政以無道而欲盜人之國且將以無道而盜其天下人人得而甘心焉若幸而有濟則六國猶得一綫之延而先王之典籍法制不至蕩然澌滅其有功於天下後世爲何如今不幸至以身殉固無可言然其志亦可哀矣其氣亦可壯矣夫目爲盜者必其人作而不義如齊豹爲衛司寇賊殺衛侯之兄公孟并逐其君所謂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故春秋以盜書俾求名而不得以懲亂也又如鄭尉止司臣殺子駟子

國子耳并劫鄭伯以如北宮春秋亦以盜書明其以下賊上倡亂國中蔑法亂紀罪在不赦故不得逃斧鉞之誅今太子丹與秦政同爲列國君主非有上下之分也秦政恃其詐力欲芟夷人之社稷殄滅人之宗祀燕度不能勝而以計圖之此事理所宜然綱目乃儕之齊豹尉止之儔其毋乃非春秋意乎昔公孫述遣刺客刺來歙與岑彭綱目未嘗以盜書亦以述與光武並起草茅以圖帝業爲所使者各忠所事故據事直書不必存褒貶之見惟盜殺武元

清修閣彙

卷二

文

六

衡盜擊裴度傷首之例則宜以盜書言惡有所歸罪在藩鎮也今以軻爲盜則罪軻乎抑罪丹也如以是罪軻則軻奮不顧身欲爲燕除凌辱之恥此烈俠之士非桀犬吠堯比也非圖異日之寵祿而然也其胸懷磊磊豈不上燭霄漢使當南渡時得如荆軻其人梟金主之首以報宋則中原可以不亡兩宮可以返旆其功豈在趙普諸臣下如以是罪丹則丹坐視其國之將亡而不一策以相救是尚得爲人子乎厥後陳勝吳廣一叛卒耳乃書起兵於蕞非

以秦有可族之罪而義之耶何厚於勝廣而薄於軻也至
謂丹不量力而激強秦之怒又咎軻劍術未精此皆事後
之論又不足與之深辨也已

清修閣稟

卷一文

七

六論又不足與之深辨也已

論秦不量力而激強秦之怒又咎軻劍術未精此皆事後

之論又不足與之深辨也已

趙高論

千古小人女子之禍其或有爲而然歟吳之亡也亡於西子人皆知其心之爲越矣秦之亡也亡於趙高果何所爲哉殆未易得而知者昔始皇崩趙高說李斯矯詔立胡亥而殺太子扶蘇秦社隨屋人皆咎高奸險予獨竊有疑焉何疑乎是蓋秦之兼并非有可王之德六國之覆亡非有可滅之罪秦恃其詐力烹滅天下之侯王生民罹其荼毒人皆有致死之心焉特其峻法嚴刑莫敢竊發使沙邱之

清修閣藁

卷二

文

八

計不行則扶蘇襲位蒙恬秉政秦勢難以動搖秦苟享其成則六國之氣莫伸生民之恨終不得而洩故秦以暴虐得之高旋以詐佞敗之嗚呼若高者其殆有所使之乎書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秦皇流毒於天下凡含生負氣之倫無不共讐其畜於心也久矣故荆軻之劍高漸離之箠張良之椎紛起迭興卒無能濟然吾謂軻等事雖成不過戕其一身不若趙高之舌鋒遽斬其數百年之血食爲尤忍夫必使之廢長立少盡誅鋤其能臣謀士俾根株悉拔

然後劉項勝廣之力可以逞不知天醜其德而假手於高以降之罰耶抑高之心有所甚激不憚捐棄身命以洩其偕亡之忿耶是二者均未可知要其事則當時所共快者也而或者曰荆軻之劍爲燕讐也漸離之筑爲友讐也張良之椎爲韓讐也高爲秦之宦豎何憾於秦而讐之耶曰高雖委身於秦蒙其豢養安知其心果無所憾耶考周穆王封造父於趙城後世因以爲氏及晉獻公賜趙夙耿以爲大夫其後遂大於晉秦滅六國趙蒙禍獨慘以長平之役白起詐坑趙降卒四十餘萬故趙人尤痛心焉高殆趙王之支屬歟若果然則高雖爲秦之凶人要不失爲趙宗之義士矣或又曰神不歆非類始皇以呂氏而潛奪嬴秦之宗祀而趙之先世與秦同祖秦先公有知其默相夫高也審矣是說也吾尤以爲信

京房論

人苟計利害審禍福務策其萬全則其氣必靡其於天下
國家之事必不敢盡言志節之士斷不出此苟其言有裨
於君國不憚捐髮膚頂踵以圖報於萬一其濟則社稷之
福也不濟則亦以吾責既盡雖死可無憾焉耳昔京房以
易學受知於漢元帝因論石顯至殺其身論者責其交淺
言深又謂學易不明其道不知進退存亡之理然當是時
顯之惡衆著蕭望之張猛諸人皆以剛直譖殺舉朝側目
清修閣橐

卷二文

十

莫敢相抗天下之變孰有甚於此者房感其知遇乘間進
言庶幾人主感悟士氣可爲一振安得坐視其橫決隱忍
緘默希圖苟免置宗社於不顧哉如以明哲保身律之惟
有高卧林泉深藏不市然後可若食焉而思遠其害朝廷
何賴有是臣且心惻朝綱鼎沸忘其疎賤能以怒臂相當
雖其勢不敵而其節自可矜恤故吾於房但知惜之重之
不敢從而非之也若其師焦延壽早謂其得吾道以亡身
何也殆吉凶之來先有其機乎抑其人英氣迸露平昔以

抗直自許故預有以戒之如孔子之於子路欲其知所檢束乎夫居官者但問其所言之當否耳言而不當此臣之罪殺而不當非臣之罪不宜橫加訾議使忠臣義士憤惋鬱結含冤於地下也蓋數所前定雖智者不能逃如虞仲翔郭景純二人其於易之理數各有所得而一則不免於流竄一則不免於遇害此又何說使必含容觀望畏禍遠罪以全其軀則流爲張禹孔光之徒曾謂張禹孔光之徒而賢於殺身成仁者哉不知易之吉凶悔吝因動而生非

清修閣稟

卷二文

十一

見爲吉而始趨見爲凶而思避也故文王有羑里之囚周公有居東之避孔子有微服之厄此則遭際之坎坷豈得咎其人事之闇汶若謂明易理者必不蹈凶危則是易爲小人趨避而設而非君子修身立命之旨也豈其然乎豈其然乎

楊喬論

天下不近情之舉常人之所驚識者之所笑世傳卞隨務
光之事迂遠難稽是非不可得而定至漢桓帝時有楊喬
者爲實武所薦武賢者也所薦必不謬其人容儀偉麗數
言政事帝愛其才貌欲妻以公子喬固辭不聽遂不食而
死噫喬之死亦異矣哉然論者高其志節欲儕之郭林宗
徐孺子之列夫郭徐二君子知朝綱廢弛闖豎弄權其勢
岌岌故匿跡草茅以全其身使喬果傷時昏濁則東海北
清修閣臺

卷二

文

十三

海隨其所居爲漁爲樵任其所託豈不灑然自樂今乃爲
武所薦職列朝班則非無意於天下者且矢口抗論時事
必其才足有爲而志亦願得所建白不至泯泯以沒世爲
可貴矣誠有是志則託枕席之親更易於展布瀉泐之降
卽畀以敷治之權何苦而必辭若憂其宗社傾覆恐禍將
及已則移今日之死以爲他日鞠躬盡瘁致命遂志之秋
則上可以酬知己之恩下不失爲節烈之士其死豈不甚
正何故發軔之初一事未就寵命甫臨而遽蹈溝瀆吾不

知其立志爲何若矣善夫太史公之言曰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輕於鴻毛今楊喬之死真鴻毛之不若也歟

清修閣稟

卷一文

十三

卷之二
卷之三
卷之四
卷之五
卷之六
卷之七
卷之八
卷之九
卷之十
卷之十一
卷之十二
卷之十三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卷之十六
卷之十七
卷之十八
卷之十九
卷之二十

蔡邕論

士之負才華而隆美譽者必貴有特達之識沖淡之懷然後身名可全而不至爲後人惋惜何也有特達之識則交必擇人而不妄爲所舉有沖淡之懷則能養晦韜光不汲汲於自見彼雖舉之亦必不苟就所謂飛鴻翔於寥廓豈羅者所可倖致哉竊嘗思蔡邕夙稟雋才當奏對時譏切宦官髡鉗徒朔方其節已著於天下後爲董卓辟舉三月之間周歷三臺及卓誅收下獄死人皆惜邕以曠代逸才

清修閣彙

卷二 文

十四

困感一時知遇致瘕死獄中吾獨謂此乃邕之幸耳何幸乎邕緣是時董卓之篡未就邕雖死猶不失爲漢臣未嘗有污僞命故至今人猶憐之若不幸而董卓事成則不知邕置身何所矣以董卓劫遷天子焚毀宮闕負滔天之罪人皆得而甘心而邕猶顧念私恩爲之嘆息泣下此其心尙能與卓爲敵而舍身以報漢乎故邕之死非王允之過乃邕自取之耳使當時允迫於廷議稍從寬減則邕卽不死董卓之難後亦不免爲曹操所用此可推勘而得非逆

億而厚毀之也蓋操之愛才甚於董卓而邕與操之交情
又深於董卓觀其女文姬虜於匈奴操猶以千金贖之其
篤於故舊若此使蔡邕而在操有不引爲腹心者乎夫操
欲移漢鼎故務收攬人材邕前旣不能避董卓之辟豈其
後竟能脫然引退謝絕曹操所舉一旦入其彀中必且樂
爲効命直待操之奸情畢露乃始覺而沮之則與董承荀
彧輩同罹兇戮始終亦未免一死若從而附之則又與華
歆王朗之徒並爲奸雄羽翼固不如其死之爲幸也昔揚
清修閣藁

卷二 文

十五

子雲亦宿負重望倘當漢業衰微掛冠而去則其名當在
王霸龔勝之上直可與首陽爭烈何至舞蹈新朝後世有
莽大夫之目此皆有名而不善避名者老子曰知我者希
則我貴矣邕與雄其亦知之乎

魏武論

曹操古今稱爲奸雄吾獨惜其抱蓋世之才而其名竟以躁急敗也夫東漢之末朝綱頽廢四海騷然內而閹豎弄權外而黃巾煽亂傳至獻帝天下已非復漢有矣定天下者必俟命世之人董卓齷齪肆行兇虐滔天之惡天下所不與也厥後董卓伏誅二袁接踵四分五裂妄竊尊號而才皆鴛下操視之蔑如當是時操有經營天下之志則宜韜藏智慧晦迹草澤或保守一郡儲積兵糧俟其芟移帝

清修閣彙

卷二 文

六

室變易名號然後糾合英豪徐起而圖之如漢高光武之奮於布衣其勢未必不成豈不名正言順老子曰欲將取之必先與之何事爭迎奪獻帝必假漢室威靈挾天子以令諸侯始克有濟哉若旣已身握朝權位冢宰爵上公自宜戮力王朝殲除羣醜以圖匡復而後可乃復蓄藏異志以周文王自比狐埋狐搯不其悖乎夫殷周之立國其祖皆與禹並命於虞廷殷之國非自夏而始封周之國非自殷而始封也其位雖有尊卑要與分土酬庸親承策命者

有別故桀紂失道湯武從而革命夫子皆以順天應人子
之未嘗以以臣伐君爲湯武病此豈後世篡逆之臣所得
假以籍口且彼旣爲德不終其後司馬氏父子亦循其迹
而罔忌奸險其果足恃乎或者謂操之急於圖事非得已
也誠恐袁氏之勢旣成柄已旁落事機一去難以奮興操
殆計之熟矣不知人特患無其才耳觀昭烈帝奔馳十餘
年屢起屢蹶迄無片壤棲身其時操擁重兵南征北伐幅
幘日闢東吳立國亦已歷三世昭烈以一旅之衆身雖後
清修閣稟

卷二文

十七

起乃用武侯隆中之策卒能鼎足而立可見得人爲重苟
有其具不慮無時會之可乘也夫以操之機智當時孰可
與並有高光之才而不知收漁人之利卒蹈僭竊之罪吾
是以重爲操惜也

趙苞論

漢靈帝時趙苞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中途爲鮮卑寇掠挾以攻城苞對母悲號母亦勉以忠義苞卽力戰破賊母遂遇害是母子皆深明大義不欲以偷生虧其節也苞受君命守土固不得以君之土地與人今欲全城則棄母欲顧母則亡城是苞處萬難之勢究難得善全之術也而程子責其當求所以生母之方謂必不得已降之可也徐庶於此得之夫苞所處與徐庶不同庶無守土之責操挾其

清修閣稟

卷二文

六

母使爲書招庶庶白先主以全其母其去就綽綽無所繫累今苞不能遽以此情達之漢帝卽稽首虜廷必如李陵管敢之徒終身爲夷狄而後可且以君城求生其母程子旣謂其不可若隻身往降則城中無主能保屬吏必全城乎且虜所欲得者城非欲得苞也使得苞而城不下則母子同遇害於事迄無濟而其恨更無可伸卽不然而隱忍一時母子乘閒逃回似可告無罪於其母若朝廷以棄命之罪誅之爾時將何以自解彼旣身遭大僂其母獨能

久存乎至方正學責其未知義調守一城而君在當舍母以全君今所守者土地不宜以此易母而不救其言似也至其所以救之之方謂鮮卑性貪能出數十萬賂之彼必樂從試思苞新守一郡何從得此巨款將以國帑與之乎抑將搜括萬姓之脂膏以延一母之命乎又謂鮮卑可以計取城雖失猶可徐圖夫旣失而圖復必需以歲月待朝廷出車遣將則身與母亦不知何存矣此皆深求無己之說未足爲據蓋事後論人則甚易若身履其地則知其難

清修閣彙

卷二文

九

正學盡忠建文固爲勝朝節義之冠然當靖難兵破京時建文帝已失所在彼謀人家國則以一死報君可也乃以過抗激新主之怒致赤其族其母亦遇害則君與母兩無所全是亦明於責人而暗於自處者也若苞不幸遭此難處之事子再三思之終不能代爲借箸然不敢以程方二先生之言爲是至苞葬母訖卽嘔血而死以殉母於地下嗚呼苞之心亦可曲諒也乎

後漢書獨行傳書後

理在天下猶元氣之鼓盪萬物無人而偶遺者也而圓通者常託夫中堅持者多出於介性情所尚各難強同然出於介者末路不渝託夫中者晚節或喪是何也蓋圓通者和光諧俗蹈常襲故謬竊其似以欺世而弋名視堅持者離世特立無所撓屈理則本乎倫常事或駭人耳目彼此互較得失爲何如哉予讀後漢書獨行傳而竊有感焉夫人當平居自負詡詡然自以爲超夫塵壒之外一旦臨小

清修閣橐

卷二 文

三

利害輒依回趨避罔所適從則向之所謂中者安在乎乃有夷險同途始終一致立其志於盡人難立之日行其義於舉世不行之時正如適朝歌之野聞賡宵雅之章入屠酤之肆忽列新奇之品足令聞者改容養者適口豈非洪流之寶筏救世之藥石哉當西漢之季新莽盜竊朝野沸騰赤眉蹂躪夫中原公孫雄據夫西蜀時則有如譙玄李業王皓王嘉馮信劉茂諸人皆能不污僞命不怖死亡卽首陽之高節可對之而無愧是殆有不可遏抑之氣充貫

夫其中人道賴以常存綱維賴以不泯是尚可以庸俗之見測之哉厥後光武當陽炎祚復振若温序若彭修若索盧放周嘉等或捐軀於寇敵或效命於親長或獻納以匡時或忠誠以悟主一節足錄垂庇無窮雖不得與雲臺諸臣揚光比烈而流風所被亦足爭耀一時矣至若范式之於友不以生死易心李善之於主不以盛衰改節王恂之隱德幽明共賴張武之哀感時節無忘陸績以純孝而禍端可解戴封以誠篤而災異可消似此之流匪獨其表著

清修閣稟

卷二 文

三

之異亦本其所守之貞耳若夫正身以率屬則李充繆彤可取焉推誠以接物則陳重雷義可稱焉且也范冉以清廉自勵戴就以剛毅全身其丰規之磊落誠難以數睹固不得執彼以律此又奚能置軒輊於其間也卽如趙苞之遭際或爲後人所婉惜向栩之詭異或爲當時所深非此雖有幸不幸之分未嘗無醕不醕之別得失莫掩褒譏復何計焉至於諒輔以誠而格天劉誦以義而殞命王烈以德而化人絕類軼羣各行其是孰謂淫哇之世不復聆咸

池之奏哉故統計一代之中其瓌奇卓異藉藉當時蔚爲人望者百世而下猶足振頑而起懦清風披拂煩辱頓除六合灑然重霾開朗遭昏濁而能以自全處承平而有以自見傳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如斯人者非能守節者歟然迹其生平不盡無瑕疵可摘但連城之壁不以微玷而不珍巨室之材不以寸朽而見棄詣雖偏至足饜人心是故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司馬子長曰舉世溷濁清士乃見苟非有獨往獨來度越千古之概又

清修閣臺

卷二 文

三

安能使天下後世流連慨慕於無窮也乎

三國名臣論

昔蘇長公謂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漢事風節短於權畧兼之者惟三國名臣試推而論之夫人才之興闕乎氣運未始不由閱歷磨鍊而成觀於兩漢與三國之士其畧可覩矣古今稱人才淵藪者莫如三國攷其時自桓靈之季以迄建安關豎弄權黃巾播亂朝野之間昏然陸沈故權奸從而覬覦豪傑因而割據左犄右角虎視鯨吞互相覆滅始并而爲三故其謀臣智士以及折衝禦侮之

清修閣彙

卷二 文

三

倫稍或駑鈍疆圉卽無以自固非若一統之世旣奮袂而得之卽可坐享太平高談德業雍容樽俎而無敵讐之顧慮也夫三國與兩漢其盛衰成敗之迹運祚修短之數固大相懸殊然火愈揚而燄愈熾水愈流而波愈激其勢則然也是故西漢之初高祖起布衣而成帝業五年之間東馳西驟滅秦覆楚混六合而一之雖則天命有歸使非人事經營智勇交備未必如是之速故文臣則有張陳蕭曹之流武臣則有韓彭絳灌之屬運籌決勝瞭如指掌而多

不能善其終或刑或辱畧無介意則忠臣義士何從而激
勸厥後賈鼂丙魏之謀國衛霍程李之禦邊其才識皆足
以倚庇至蘇武一節尤爲炳著千秋則重名義者不可謂
無其人特以高祖媢士不事詩書以爲功名皆馬上所致
又承七國之後縱橫之積習未除故不能概從激勵此則
高祖有以貽之故王莽之篡弒直一反掌間耳至光武之
興憑藉漢之舊德人心易於歸附雲臺諸佐率皆命世之
英而君臣一德始終保全恩眷特隆故人皆樂爲效命踐

清修閣臺

卷二 文

五

位之後卽兢兢念舊羊裘之釣叟未必遠勝於馬革之羣
雄乃必欲物色得之旣又不強所不欲俾得遂其高尚之
志故論者謂東漢節義之風皆光武子陵有以倡之流及
旣衰黨錮之禍起而視死如歸之士如李膺杜密孔褒范
滂諸人指不勝屈此則求遂一心之安而非寵利所能移
鉄鉞所能動也統計四百年中獎勵者非一人培植者非
一日猶不免有所偏重而山川之精英氣數之蘊蓄乃至
三國而盡洩其奇蓋三國之時直閭位耳獨人才則同聚

一時駕軼前代揚威著績國不乏人抑獨何歟試比而論之武侯之出處事業可媿伊呂豈三代下所能再見雖功業未就亦運會使然非智畧有所詘至龐士元則首畫鴻基姜伯約則力持殘局瞻尙之節烈能不墜家聲董費之忠純能不失付託卽關張趙馬諸人武功赫濯亦不減兩漢元勳此皆蜀漢之表著者不得謂偏守一隅不能與前人爭烈也魏雖僭竊之徒然襲漢家之舊寵承末運之頽波其所拔識並皆時彥雖或悔其暗投則有如荀文若崔

清修閣彙

卷二 文

三

季珪其人者希爲佐命則有如荀公達袁曜卿其人者他若郭奉孝之機謀陳長文之獻替司馬仲達之權變夏侯泰初之純耿經畫締造動止合宜至王承宗之節亦屬狂瀾一柱卽霸迹羞稱一時僞定而無人不立亦有堪數者焉孫吳席三世之基收江東之衆南方豪傑多委身焉若周公瑾則樹威於赤壁陸伯言則奮績於虢亭張子布則臨哀定難魯子敬則觀釁圖功其後諸葛元遜則克紹前徽陸幼節則堪爲濟美顧元歎則見憚於英主張巨先則

恐負夫名賢毋徒曰長江天塹畫分南北而謂地利爲可
憑而以人謀爲不足尙也夫此諸賢者或崛起於巖穴之
中或混迹於風塵之下使其不遇則亦湮沒無傳已耳旣
乃遭世紛擾各著令名擇木擇主理無二致卒能成其君
之大業不負其委任之重寄匡時拯難卓爾不羣爭耀當
時流徽千古不可謂非幸然亦見才爲世出造物者當不
虛生也允哉蘇子之言夫豈阿私所好哉

清修閣橐

卷二 文

三

書蘇長公范增論後

世必有知人之明而後有擇主之術若明足以知其人而誤投之而誤殉之昧於去就之宜致貽末路之悔則與不知者等昔者留侯見項羽其言如以水投石及見沛公其言如以石投水遂舍楚而歸漢淮陰侯初從羽後歸漢見幾之哲與留侯同卒能佐帝業隆美譽爲漢室元勳何者定計於先也今蘇子論范增善其去而惜其不蚤謂其去當在羽殺卿子冠軍時夫羽之殘暴豈待殺卿子冠軍而

清修閣臺

卷二 文

七

後知哉自古英雄豪傑委身致主洞識機宜必有得於觀感之初者故馬伏波去公孫述而歸光武魏鄭公去李密而歸唐主用能銘功當時澤及後世光耀史冊垂之無窮何范增而竟昧此謂羽可與圖大事乎羽以匹夫之勇婦人之仁淮陰早逆料其不終范增豈惜焉况觀其說項羽之辭謂嘗使人覘沛公其上常有五色雲氣又謂奪項王天下者必此人也是明知天命在沛公矣天命所在斷非兵刃所能加今乃不以此身歸之必欲以人謀害之是其

智反出陵母下豈特不如留侯淮陰輩已乎夫吾嘗見世
之有妬病者矣覩其人之美而非己所能近則從而讒毀
之凌辱之用意雖悖猶或可言若知其人之美而彼能就
我亦能就猶必讒毀而凌辱之果何說哉范增之勸羽殺
沛公毋乃類是其後乃發憤求去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
意其爲人賦性褊急年齒雖老猶有少年剛悍猛銳不可
遏抑之氣不能沈幾觀變歸命真主以建樹勲名所謂人
傑者固若是乎

清修閣臺

卷二文

天

書蘇長公賈誼論後

嘗讀蘇長公賈誼論謂非漢文之不用生咎生不能用漢文又謂其志大而量小有餘而識不足其言是矣吾獨惜其論賈生則明而自處則闇也夫長公之才與志不減賈生賈生受知於漢文與長公之受知於神宗初不少異而皆不得行其志卒至竄逐流離以死豈無故哉彼二君者非不愛才而不知二人之可大用也其所以終不果用者不特自負過高不能苟合於當時大臣而取其嫉忌而

清修閣彙

卷二 文

二五

坦直骯髒之氣必有流露於辭氣面目間而爲人主所不樂受者孔子曰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不獲於上矣賈生不知此義不能得絳灌之驩心固已然矣何長公而亦蹈此竊謂人臣之得君必有人爲之先容而後上下之交固此其術小人優爲之而君子有不屑爲者非其賦性之剛不能稍貶以同俗歟觀王安石折節下人互相推許致滿朝皆譽其賢人主夙已耳熟焉一旦權歸於已紛更潰裂卒難以搖撼者以悅之旣深一時難以頓悟也至如丁謂

之屈志於寇準蔡京之屈志於司馬公亦然千古小人之用心如出一轍故君子欲得君以行道雖有扶持匡濟之才必當有含宏寬廣之量非必其媚世也要無容矯矯以自異也雖然君既得矣欲其君之樂受吾言又有其道焉婉而出之順而導之得其聽納則亦已矣不必過爲激聒以沽其直此如進藥物於小兒必危詞以動之謂服此則康強不服則危殆彼終不肯見聽不如順其所欲而以果餌誘之之易也昔右尹子革與靈王言其應如響後乃迎

清修閣彙

卷二

文

三

其刃而折之靈王欲刑韓起羊舌肸以辱晉遠啟疆亦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先順之而後伸其說其事遂寢以靈王之汰侈猶可見容況英明之主切於圖治者有不爲霽顏者乎使當時卽據理直陳曉曉爭辨則有拂然嗔怒孤行其意以求逞於一時已耳三代下君臣相得言聽計從莫如唐太宗與魏徵然太宗嘗曰人謂魏徵爲剛直朕但見其嫵媚耳可知縱橫之術用之於正未嘗不可成其君之德而自據其所蘊後儒執夫子勿欺而犯之言正色

莊論無所回曲大臣之節概固當如是然孟子對齊王好色好貨之語豈得以詔諛目之耶朱子嘗病蘇氏好說一術字以爲有戰國游士習氣其實致君堯舜之術無乃終有未盡乎是知蘇子與賈生同一抱負同一坎壈特其隨遇而安隱忍以俟忠愛所發未嘗或忘又不至如賈生以一蹶而傷其生深得聖賢素位而行樂天知命之旨此則賈生所不若也歟

清修閣彙

卷二

文

三

宋廣平不賞邊功論

賞罰者治天下之大柄也罰一人而當天下知所懼賞一人而當天下知所勸使賞罰失其平則奸宄無所懲而志士亦何以自奮夫專務求逞不能防其流弊固非謀國之臧也而徒事羈縻以致流爲怠玩又非經世之畧也昔突厥默啜自則天時屢爲中國患傾天下之力不能制至開元閒郝靈荃擊之得其首不煩徵兵轉餉遽雪數世侵陵之恨紆朝廷宵旰之憂厥績偉矣乃廣平爲相痛抑其功清修閣橐

卷二 文

逾年始授郎將論者謂廣平有遠見以天子尙武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故雖負靈荃而不欲使其君逞志於邊功此固廣平之志非有所憾於靈荃而嫉忌其功也然吾竊有念焉廣平相業赫赫照人唐代曾不多覲蓋無可議者獨此舉則是非參半焉不能曲爲回護何也明皇以誅韋氏功得正大位親觀中外之禍變其志未嘗一日忘武功明矣爲之相者苟非從容調護鎮以恬靜輔以德教恐絕塵之足脫羈勒而恣奔逸矣賢者之用心固宜若此然使

當時邊境不擾堠斥不驚靈莖貪功生事則宜以開釁之罪歸之卽萬死不足以塞責今逾年仍授以郎將是當賞而故抑之也推其抑之之意不過曰防其君黷武耳倘靈莖有罪釋而不誅曰恐啟人主之殺戮也則後儒從而予之乎若任邊將而但求自固吾圉卽敵有可乘必不容其進取揆之古者朝廷命將之意謂闔以外將軍制之之語豈果若是夫靈莖之建樹與漢之甘陳不同甘陳奉命而使非有兵符在手可以自行其志故雖有斬郅支之功究

清修閣彙

卷二文

三

無解矯詔之罪幸而得勝固足揚威絕域若不幸而敗彼遽興大禍其肉尚足食乎雖其功大罪小匡衡之不賞或不滿當時之論而後人之是廣平而非匡衡者亦卽平日之政績行誼定之未嘗深維其始末也夫一人防之不勝衆人導之厥後明皇卒以黷武敗乃由林甫國忠輩導引所致蓋彼欲圖希世之功而忘燎原之禍固廣平所深痛然漁陽煽動倉猝蒙塵邊將曾無效死以拒敵致羯奴得以長驅犯闕則武士之懈弛可以概見是欲防之而終不

能防反足阻當時戰士之氣雖國忠輩誤國之罪不容誅而廣平之深識亦未計及此也夫使廣平長在固無後此之患然賞罰必期於至當獨不思漢高以厚賞而興項羽以吝賞而亡此先世之己事可爲明鑑卒令靈荃痛哭而死是自壞其長城以謝敵人使外夷聞之必將舉酒相慶以爲中國務懷柔之名無撻伐之志益悍然無復顧忌非所以嚴中外之防也故吾於廣平知重其賢而不敢附和其事後之論者其亦以爲然乎

清修閣彙

卷二文

三

岳武穆班師論

人臣之患莫患乎先有自信之心積信生恃積恃生驕而偏強汰侈之端作矣又莫患乎繼有自疑之心積疑生畏積畏生亂而反逆狂悖之事起矣何也信其有功則氣易盈氣盈則凡可以自逞者將任情而爲之矣疑其有禍則志易奪志奪則凡可以苟免者將樂意而蹈之矣若純臣之心則行所當行功罪皆置之度外春秋傳曰公臣無將將則必誅正謂此也昔者武穆屢敗金兵中原有恢復之

清修閣彙

卷二 文

三五

機而格於庸主奸相志不得展日奉金牌十二趣其班師致功敗於垂成固甚婉惜而蔡虛齋咎其不知權執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言爲斷噫此言施於有道之主則可豈可施於宋高宗之世耶又謂自揆其力必克則一舉而克之還報吾君上表自劾其違命進兵之罪則此說更非矣蓋是時諸將皆班師武穆以孤軍深入無纖芥之聲援豈能保其必勝若違詔而師徒復撓敗進退失據爾時雖百死奚贖哉倘班師之後高宗果有復仇之志則面陳方

畧以圖再舉仍可爲桑榆之收乃不幸而禍變隨之此則武穆所不及料安得自信其果能殄敵而蒙跋扈之名又安得遽疑其得禍而謂均一死也死於仇不猶勝死於國乎且士卒之所以奮不顧身效命疆場者誠畏主將之威亦畏朝廷之法耳今主將旣距違朝命則士卒孰甘聽其驅遣舍生還之樂而蹈鋒鏑之危觀於李光弼畏程元振害己不敢應詔入朝部將卽不用命致光弼憤恚而死則人情可以概見所恨者當時諸將不能同心協力使皆如

清修閣彙

卷二 文

三

劉錡韓世忠二人一心進取雖有詔旨卽連章同劾奸相之罪反覆開導俟高宗感悟屏逐放流然後徐圖進攻則功旣可以衆成罪亦不至於獨受如此容或有濟無如同爲將者次第撤回且有忌武穆之勲名趨附奸相媒孽以致其罪者此則人心之不一爲武穆者惟有付之一嘆已耳至權之一字昔人謂非聖人不能行以諸葛武侯之重權且無奈黃皓之奸聞命卽回况下此乎若專擅自由身擁重兵不受朝制則流爲曹操桓温之徒曾謂武穆之賢

而敢出此也哉

清修閣彙

卷一文

三

而類出此也哉

讀明史摘論一

一代國運之興固由人心之歸往而亦有非人謀所得而與者使必曰人謀可恃又烏足盡其變哉夫其贊畫調處動合機宜文臣効職武臣用命使上裨君德下洽輿情非賴有左右輔導之人則功業奚就若夫扶危濟變脫險出夷雖居急難之時無異衽席之適此自有天焉非人臣所得而居功也觀明太祖鄱陽湖之役戰方酣劉誠意忽大呼曰難星過急更舟衆遂扶太祖過小舟迴顧則前舟已

清修閣彙

卷二文

三

爲礮轟擊人多以是神其術然大易不云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誠意亦隨幾應變偶因所觸而發耳故謂誠意深於易之理數則可若以張三丰周顛輩視之則非所以待賢豪長者也蓋明室興亡決於此戰使當是時無誠意一呼太祖卽不更舟亦必無恙不過多此一驚耳昔楚王與越椒戰於皋澨矢及鼓跗著於丁宜又射汰斬以貫笠轂楚王弗爲懼卒滅若敖氏況天命所歸豈竟猝罹此殃禍乎竊謂天命所在百靈且從而聽令故昔光武避

王郎之迫至滹沱河候吏報河水流漸王霸恐驚眾詭言
冰堅可渡及至河而冰果復合知此中自有呵護焉不然
彼王霸者又何術而能使冰散復合乎夫天之所置人奚
能爲予恐世之稱誠意者不稱其以德義輔翼其君而徒
以是爲重也故特表而出之使夫知尙論古人固在彼而
不在此也

清修閣稟

卷二 文

三

小字如也

吳公重也其於表而出夫知尙論古人固在彼而
不在此也

讀明史摘論二

儒生謀國苟可以利民人安社稷者則毅然爲之身家宜非所恤惟措置一乖則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有難逃天下後世之訾議者奚爲出此夫執強幹弱枝之說爲宗社立不拔之基必自憚有以相制使嘯強思逞者亦帖然而受治方無反噬之虞否則深圖密慮潛奪其權而不覺如賈生之策所謂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者變制以漸而行法以仁親親之誼庶無弛失若驟發大難邀旦夕功徒舉

清修閣臺

卷二

文

早

其君之國以爲嘗試未有不潰裂難收自貽覆滅者漢之鼂錯可爲明鑑何齊秦黃子澄之徒復蹈其故轍良可慨矣如以諸王僭侈不法恐有未大之慮何不當太祖時力陳其害令太祖變更其制彼必無詞以煽動幸而見聽則國家陰受其福卽不幸而謂以疎閒親至觸太祖之怒而處以極刑然數傳以後諸國或有竊發思及曲突徙薪之功必有爲之昭雪者奚俟幼主嗣統始從而削奪之羈禁之啟人主刻薄之端開國家兵戎之釁生民塗炭禍及宮

聞卽九族夷戮奚足以謝其主豈如鼯錯之可以一死塞責乎然齊黃二人本無遠圖又何深責而方正學以文章理學重於世亦膠執其說以致一蹶莫救尤可痛悼當燕王上書謝罪且請罷盛庸等兵其意之善不善未可知正學謂兵一散難復聚彼長驅犯闕何以禦之其言固足以堅人主之信然思此兵不散卽可絕其犯闕之路則勿庸聽之而卒不免於犯闕者則諸將非燕王之敵且此舉彼得以有詞也倘如所請而撤兵彼猶擬刃相向則彼曲我清修閣臺

卷二

三

直孰不奮力致死薄海同仇以作我干城哉失此不圖直待兵薄城下之日乃欲以割地緩兵以冀外援愚者且不可詎况燕王之英明天縱者乎事機一去不自咎其建議之失而徒咎李景隆之誤國抑已晚矣然非是則燕王無從藉口而發難則此數人者爲建文計則誠過而爲燕王謀則亦甚有功矣雖其後皆能以死殉君母亦忠烈有餘而智慮不足比之債轅之駕未見其遠過也

讀明史摘論三

禍福之來如響斯應天道其可誣哉是故君子必慎其所發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於度則釋易曰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故一策之失生民因而糜敝宗社因而淪亡身與家亦蒙其禍如齊泰黃子澄之徒是也一言之善君德賴以勗成骨肉賴以永保上與下俱受其福如楊士奇是也當漢藩叛逆宣宗親統六師迅掃殲除罪人斯得師還次於單橋羣臣欲乘勝襲執趙王士奇力諍謂太宗清修閣臺

卷二 文

望

止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厚待之疑則嚴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由是其事遂寢斯言也存朝廷寬大之恩固藩封帶礪之守使建文時有是臣當不至此仁人之言所繫綦重不其信乎不然以宣宗之明幾爲陳山小人所誤天家手足易世後卽遭戕戮又曷足貴哉昔夫子嘗謂恕惟終身可行宣宗親見靖難之舉其心必以齊黃削奪之議爲非乃轉瞬而欲襲其迹可知身履其地卽有所蔽而貪功生事之徒

又從而誘惑之則甚矣恕道之難守而宵小之可畏也向
微士奇縱無繻葛中肩之慮而豈周召糾合之心哉故愚
謂有明相業以士奇爲冠其消禍於未形推恩於靡旣雖
漢之蕭曹丙魏唐之房杜姚宋宋之韓范富歐陽何以過
之世雖以三楊並稱其他美績雖多惟此舉則榮與溥皆
當俯首遜謝本根之庇亦異夫斧斤之尋矣道高毀來情
或不免至因王振日後之惡或咎諸人之釀成亦如蘇明
允以豎刁易牙開方之亂而歸獄於管仲此吹毛之論不
足爲三楊病也

清修閣彙

卷二 文

聖

讀明史摘論四

天下之足以感人而及於遠且在我可以收其效者其惟恩與義乎一日施之數世賴之非偶然也昔有明土木之變六師撓敗英宗被擁也先非不欲挾以攻取既不獲所願卒不加害踰年卽令遣使奉迎且臨別餞送禮意有加彼蠻貊之性何能若是人謂于謙等承太后詔推戴郕王以主社稷彼抱空名不義之質無所要求喪君有君民心以固國勢以安厥功誠偉予獨謂太祖之德澤其感服外夷而遺貽後嗣者何其遠也初太祖命李文忠北征獲順帝之孫以返羣臣勸其獻俘太廟太祖不許封爲列侯俟其年長乃禮而歸之是舉也猶有三代聖王遺意視奪人之國必芟夷翦滅毋俾種育而後快於心者仁與不仁之間相去何如哉卒之我以此施彼以此報孰謂天理之在人竟從而泯沒乎故觀伯顏帖木兒之詞曰我等久受大明皇帝厚恩當遣使告知中國迎返天子夫明於也先非有歲幣之加也非有婚媾之誼也則所謂厚恩者何在其

清修閣稟

卷二 文

罌

意必有所指矣不然懷愍北狩元帝嗣基徽欽遜國高宗
踐祚彼非徒抱空質乎而俱流離沙漠折辱萬端慘怛呼
號殞身絕域何殘忍凶鷲之行至英宗而頓革豈天命未
絕故其遭際之或異哉抑亦厚德所敷涵濡既久不必親
受者猶知感佩也竊嘗謂化被所及夷夏同情昔祿山倡
亂明皇播遷士民遮道擁留太子明皇因謂肅宗曰西北
諸胡吾撫之素厚汝他日必得其力肅宗卒賴回紇以收
復兩京則知能存人之嗣者人亦存其嗣能匡人之國者
人亦匡其國其理未嘗或爽是故帝王御宇必期含宏覆
冒有大服遠人之志豈徒以金玉固結其心而遂已哉

清修閣藁

卷二文

巽

讀明史摘論五

自古亡國之君性情嗜好不必盡同然其拒正納邪是非
奢亂將順者見悅伉直者不容人才盡則國運亦隨而傾
覆後先一轍誠可慨矣嘗觀明之懷宗其於色荒禽荒之
戒以及甘酒嗜音峻宇雕牆之習一無措意非如陳後主
隋煬帝輩溺志荒淫朝綱廢弛任神州鼎沸概非所顧也
又非如漢之獻帝唐之昭宗政柄旁落受制於權奸卽欲
奮發圖存而志無由展力無由遂也然而卒歸於禍敗者
何也殆內困於流寇外迫於強鄰帑藏空虛而災眚疊見
歟夫當此時勢岌岌雖智者亦難與謀然果悉心採納委
任賢良則天命人心奚遽盡去慨自魏闔竊柄善類一空
然賢人君子未嘗不接踵而起乃懷宗賦性太急刻責過
嚴於劉念臺黃石齋諸人則必痛懲之廢棄之雖有補袞
之誠不獲少收其效而於烏程武陵二相則悉心聽任無
少疑貳其好惡若此縱日夜淬厲而失其所以致治之本
至末路始悟其非容有濟乎則非無人而致此乃有人而

不知用反從而摧折之故致此也蓋國之存亡如人之一
身當洩瀉虛耗之後肢體痿頓雖有盧扁不能遽返康強
然使知珍惜元氣投以補養之劑猶可徐圖生理若不復
忍耐任意攻伐有不立見其斃者幾希是求速而反損也
且天子以天下爲家寢室遇災移居側室未爲不可乃泥
於國君死社稷一語不肯暫避其鋒又不能割愛先令太
子監國南京以致坐而待亡剝膚莫救傷已使當日早從
范景文李邦華之言策遣太子南遷恃長江以爲天塹求
清修閣橐

卷二 文

罍

治之主藉祖宗數百年之緒任使得人君臣宵旰有不人
思効死以圖報乎乃不知自咎猶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
皆亡國之臣何其悖哉

清修閣彙

卷二 文

吳

劉誠意論

讖緯術數之學君子所不道而世俗之談圖讖者動指曰此劉青田所爲也否則或曰此武侯所爲也其意以爲青田之所以繼武侯者在此不特野乘侈陳之後之編史者罔衷於理或輒採以登簡牘則甚矣習尚之好誕也劉青田韜晦待時委身於太祖卒爲佐命元勳而世多以術士視之過矣當諸將欲奉小明王青田開陳天命力爭乃已及與太祖論相侃侃而談洞若觀火則平日之知人窮理

清修閣彙

卷二

文

五

具有可見是其才智之過人非遠遜於武侯者雖未嘗統六師制專閫不能與武侯爭烈要皆非有神奇秘術令人可駭也如謂青田有是術又謂其見毒於胡惟庸何矛盾若是至於奇門遁甲陰符六壬諸數行軍時隨幾應變容或有時而中而勝算不專繫夫此若一切隱怪荒誕之說舉而附會之何其謬甚乃明史載靖難兵入南京時云高帝升遐有遺篋內有袈裟度牒等物此何說也高帝若預知有此何不早決計立燕王而必遺此殃孽以禍及子孫

臣庶是豈貽謀燕翼之道若是青田所爲則大內森嚴必
非外臣所能至且建文無出亡之事秀水朱氏辨之已詳
彼齊東之語何足存信及闖賊犯闕又云得青田所遺繪
圖三軸其一酷肖聖容披髮中懸鑄鍵甚固戒非大變勿
啟此又何說也蓋太祖建都在南永樂分藩在北是青田
未嘗一至燕京則此圖從何藏匿將遷鼎時并挾此圖以
往則永樂之英明斷不信此詭異之事有不立時焚毀而
尙留此不祥之物乎其種種悖謬乖理之談竟乃筆之於
書以惑天下之耳目後人不察且從而艷稱之噫此史佚
董狐之所以不多見於後世也歟

于忠肅論

忠臣爲國不恤其身義固宜然然謀慮稍疎則奸人得以
誣陷良可惜也夫明之社稷賴于謙而再造寇準之耿烈
李綱之忠純兩無所愧惟景泰易儲始終緘默致抱奇冤
吾不能無憾焉昔侯朝宗之論曰于謙非社稷臣也故不
諫易儲袁簡齋駁之曰于謙社稷臣也故不諫易儲是簡
齋徒欲以詞鋒相競然二說者皆非持平之論也簡齋謂
英宗棄社稷而陷身虜廷不可復有天下則其子當廢比
清修閣彙 卷二 文 五
之吏棄城將棄軍不宜復償其官蔭其子孫其論甚辯要
不可執是爲斷夫吏棄城將棄軍不特不可償其官蔭其
子孫且當按失地喪師之律誅之何者其權固有所操也
若英宗者其權果孰操之而孰誅之乎今有人傭於主人
之家而喪其牛羊虧其資本爲主人者怒而黜之可也若
其父作賈於外資本缺折赤手而回爲子者可從而黜之
乎然爲社稷計凡承宗祧而主社稷者皆吾君故喪一君
立一君可也卽易一儲復置一儲亦奚不可是謙不諫於

易儲之日容或可說及見濟薨國本未定章綸鐘同二人以請復儲位下獄謙於此時從旁贊助一言以平日魚水之相得當必見聽卽不然當景泰不豫謙苟密進一疏或糾率百官開陳大義俾景泰成其君德之明而全其骨肉之愛豈不甚善縱天聽不能遽回亦可塞外廷之議則他日雖有徐石輩百人何從媒孽其罪謙獨少此一舉其非保身之哲而爲盛德之累豈無因哉若王文等屬意襄王世子其事尤悖其時上皇在南宮故太子猶在苑內乃欲

清修閣彙

卷二 文

五

別議所立勢必不行趙盾賈季之事可爲明鑒以人心匪一藉擁戴而圖恩澤者衆也如以擇賢論則襄王世子果賢乎故太子果不肖乎均未可知謙之智斷不出此然史載王文與太監王誠謀迎立時謙爲少保握重權謀立大事非謙不能決乃不聞有一語正其是非不知史之代爲諱歟抑謙實不與聞也謙以蓋世勲名致殞其身人謂胎禍於力闢和議以謙有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語不知所以起羣小之誣而觸英宗之怒者固不在此也則謂謙非社

稷臣不可而以不諫易儲爲社稷臣尤大不可也

清修閣稟

卷一文

五



